

也许，也许，也许吧

我们是爱发表见解的物种，在对一切事物评头论足的狂热中，很容易一头栽进草率概括的陷阱。社交媒体上的夏日照片总让我们相信，别人都比自己幸福。孩子一闹脾气，便引来众人说教，指责父母不再管教子女，而由此推及家庭衰落，仅一步之遥。没什么能把孤立事件变成普遍规律更吸引人了。在这个充斥着紧迫感与末世论调的世界里，那些过度简化、斩钉截铁、无懈可击甚至声嘶力竭的判断，反而更令人信服，仿佛它们就是学识与领导力的证明；而那些有勇气袒露自身困惑的人，却遭到忽视。我们忘了，有时滔滔不绝的笃定言辞，恰恰出自最固执己见者之口。玛法达早已警示这一危险：“思想封闭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嘴永远不闲着。”

古希腊的怀疑论哲学家致力于驳斥那些站不住脚的信念，倡导培养怀疑精神，勇敢捍卫事物的细微差异与多重可能。他们主张理性行事，却不自诩掌握真理，凡事审慎表达。希腊智者有言：“不说‘此为定论’，而说‘依我之见’；不说‘天冷’，而说‘我冷’，因为旁人或许正觉得热呢。”他早已预料到了现代办公室里因空调温度而爆发的激烈争执。“escéptico”（怀疑主义者）一词最初的含义与“不信者”或“玩世不恭者”毫无关系，它来自希腊语“skepsis”，即对每件事情的探究、观察和深入考察。在教条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两极之间，有一条鲜有人涉足的道

路：小心谨慎、谦虚笃信地追求更深更广的知识，既不自满，也不盲从。即便对那些最坚不可摧的真理，也要重新审视、反复思索。这便是怀疑主义者雄心勃勃的乌托邦。

怀疑论鼻祖皮浪曾是“贫穷的无名画师”，后来随亚历山大大帝出征，在我们现代人着迷瑜伽的数千年前，就曾与印度“苦行哲人”，又称“裸行哲人”的瑜伽修行者们论道。他还与伊朗祆教祭司，即琐罗亚斯德教的神职人员结交。历史学家第欧根尼·拉尔修曾写道：“他那极为崇高的哲学之道，想必源自于此。”在接触其他文化与思想的过程中，皮浪学会了质疑自己的信念。他主张过一种简朴而宁静的生活，不像丢石头般随意地到处宣扬看法，并用一生去证明：一切皆不可证明。皮浪没有写下任何一行文字，或许正是为了避免教条化的诱惑。好在他的弟子蒂孟没有那么多的顾忌，将其教诲一一记录，如此，他的思想才得以流传后世，未被遗忘。

皮浪想要打破教条，帮助人类摆脱焦虑不安、仇视敌意与冲突对抗，在无限的怀疑中，寻得内心的坚定、明晰与安宁。他的传记记载，“因其静逸，从者无数”。随亚历山大的军队征战归来后，皮浪和做助产婆的姊妹同住在简陋的家里——古代贫穷的哲学家们也一样被住房难题压得喘不过气来。另一位思想家苏格拉底，是助产婆斐那瑞特的儿子，因此他很了解这个行当。在对话录《泰阿泰德》中，苏格拉底称自己从事着与母亲相同的职业，

并将自己的方法命名为“助产术”，即协助分娩、接引新生：“与我交谈的人，并不会从我这里学到任何东西，他们只是在自身之中发现了美好的知识，我只是帮助他们去孕育和分娩。”苏格拉底与皮浪，这两位怀疑精神的旗手，都与从事照护工作的女性共同生活，并将自己的智识倾注于孕育一门具有疗愈效果的哲学。传记作者第欧根尼·拉尔修特意强调，皮浪会亲自打扫房屋，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事；他活到了九十岁，也极为罕见。也许参与家务的男人更长寿，请容我也草率地做一个以偏概全的判断。

在当下不甚清朗的舆论场中，偏激标题泛滥成灾，仓促评判俯拾皆是，独断之论大行其道，重拾怀疑学派的思想遗产或许大有裨益。些许皮浪主义精神，能帮我们认清：我们所见的世界，并非世界本貌，而是我们自身的投射。事实已然证明：我们总是倾向于相信那些增强自身信念的信息，哪怕这些信息毫无依据；质疑与我们信念相左的信息，哪怕这些信息确凿无疑，心理学称之为“确认偏误”，它覆盖了整个意识形态光谱，即便是自诩思想开放、坚守批判精神的人也无法幸免。与其说是我们熟知的“眼见为实”，不如说是“先有所信，方有所见”。

《观看之道》是一个震撼世界电视史的节目。1972年，留着长发、带着些许古希腊街头哲学家风格的年轻人约翰·伯格，关于艺术抛出了一番打破常规的言论，他建议英国广播公司的观众去寻找博物馆展品神秘而神圣的光环背后所隐藏的权力话语。他

指出，每一幅图像都蕴含着其时代的偏见、定式与操控，因此，观众的眼光应该具备批判力。他的思考被汇集成书，如今已成为艺术和传播专业必读经典。那期被奉为传奇的首播结束时，伯格直视镜头呼吁观众：“请各位认真对待我的话，同时也请对它保持怀疑。”就这样，皮浪之魂被唤起，这位年轻时的画师，最终放下了画笔，执起了怀疑之刃。

当现实仿佛陷入复杂与未知的迷雾时，信誓旦旦、言之凿凿的声音往往最响亮，它们将武断的观点化作金戈铠甲，在这个世界的丛莽中开辟道路。沉着冷静与坚定信念成为取胜的必要条件，而在许多人看来，审慎怀疑的思维方式不足以为社会民众提供指引。在这个大力推崇进取精神和果敢领导力的时代，内向、羞怯之人，在追逐社会成功的起跑线上，便已出局。如果你选择深思熟虑和静观审视，你就会像注定失败的胆小鬼。出于帮我们成功的好意，人们总劝我们要快、要狠：多推销自己，少瞻前顾后。相反，苏格拉底与皮浪留下了跨越千年的遗产——一份毋庸置疑的“成功”，于他们而言，唯一能确定的，是怀疑的锋芒与好奇的微光。他们喜欢与人对话，与意见有分歧的人平静交流，对话者之间的矛盾不会导致不信任，只会增进知识，激发求知欲。苏格拉底批判惰性思维，也反对那近乎无法撼动的刻板印象。他认为，最严重的错误，并非出自那些自知无知的人，而是那些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那些言之凿凿、高声断言者，往往不愿反思，

也不懂变通。在这个论断和偏见泛滥的时代，怀疑主义者的谨慎精神又将发挥其疗愈功能：唯有保持怀疑，我们才能获得某些真理、几分确信。也许吧。